

非
我◎著

我守着自己，辘头和粮仓。十万母羊，载入了泪水敦煌。

叶舟《大敦煌》之《守窟人》

在敦煌

作家出版社

在敦煌

非
我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敦煌 / 非我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063-9506-9

I. ①在… II. ①非… III. ①敦煌 - 地方史
IV. ①K294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25639号

在敦煌

作 者: 非 我

责任编辑: 秦 悦

插 图: 高 山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94千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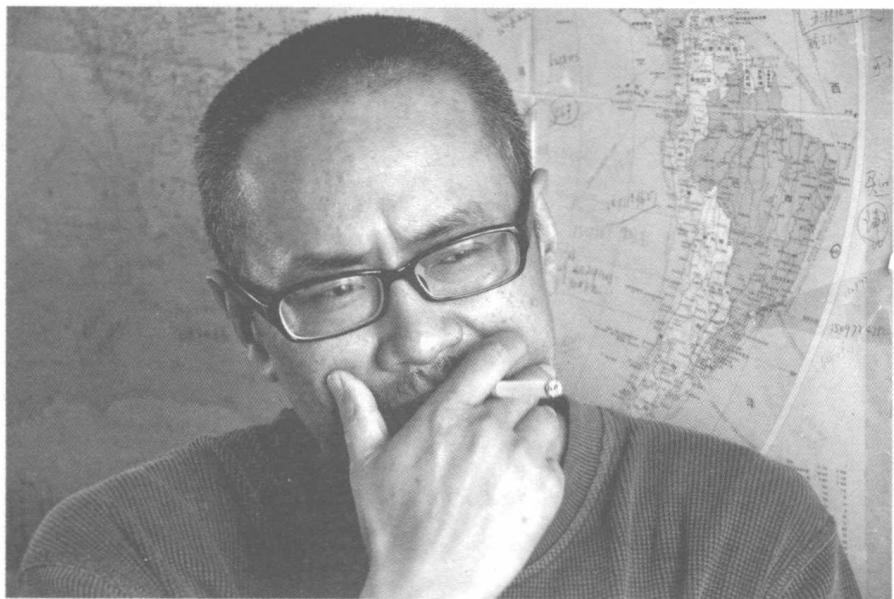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06-9

定 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非我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，籍贯四川，现居敦煌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22高研班学员，浙江文学院签约作家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魅惑敦煌》《我以为莲》；小说集《云朵之上是青藏》《冷的湖》；散文集《穿越青海长云》；40集电视连续剧《父亲的高原》。小说多次入选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精选》和中国年度小说选。

我守着自己，骨头和粮仓。

十万母羊，载入了泪水敦煌。

——叶舟《大敦煌》之《守窟人》

上 卷

洞窟花朵一般盛开，在流沙的断崖上，锦绣如团

这是偶然，也是必然

有人在朝拜，有人在抒情

也有人一直在思考……



一片土地，总要生长出自己的生命。

一粒种子，总要开放出自己的花朵。

在敦煌，首先是宗教的，其次是艺术的，最后是世俗的。

行走在祁连山下党河古岸，身后是黄尘，前方是戈壁：一垛残燧，一株枯树，一头老驴。一个行者，凝神眺望：一座山庄，裹紧了敦煌。

在敦煌，不是诗歌，也不是画幕，这是大自然的物理镜像。

我们的祖先从这古岸走过，脚印早被漠风擦拭干净，留下来的是盛开在流沙断崖上锦绣如团的千佛之窟；而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儿孙，还要在这条无水的岸边行走。长长的河床之上、河岸之边，我们看见鹰的白骨和大地的卵石，呈现出人类行走的图腾。

无论是形而上的认知和解析，还是形而下的追逐和求索，理论上，一粒种子，即使忧伤，也要找到扎根的土地，绽放出自己的花朵；一片土地，即使落寞，也要长出自己的生命。

这是一片深厚的土地。这是一片古文明繁盛的土地。这是一片生长着的土地。

这是一片干涸的土地。这是一片飞沙流云的土地。这是一片雄性勃发的土地。

在这片土地，有人在朝拜，有人在抒情，也有人在思考。

“你该写写敦煌。”

“你该写写敦煌了。”

“敦煌还是值得一写。”

几年来，建荣不停地对我这样叙说。

建荣是敦煌人，生长在敦煌七里镇三号桥的村子里，后来用知识改变了命运，走出村子，成了诗人。他爱敦煌，爱得透不过气来的样子，目光清澈而坚定地看着我，等着我的回答。

我几乎无法直面他的目光。

那是孩子般直率透彻的目光，不容你躲避。

我怎么就对敦煌下不了笔呢。惟一的答案是：敬畏。

是的。我的血液和骨髓，直面敦煌，都是敬畏和胆怯。这并非缘于我天生胆小。万物有灵，我心存敬畏，何况敦煌。面对敦煌，气场再强大的人，都会震颤；除非，没有敬畏的灵魂，也没有敬畏的品质。

我在敦煌这片戈壁上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。在这片土地上释放过青春，恋爱，结婚，生子，从青年长成中年，早已熟透了敦煌沙漠的味道和戈壁的气息；但对这片土地，我依然心存敬畏。

心存敬畏，也许会产生距离。我敬畏珠峰，因为我恐高，因此产生距离；我胆怯人事，人间世事太魔幻，因此也产生距离。我一直对很多事物产生畏惧，因此我总游离在事物的状态之外，不敢靠近，更不敢亲近。我是一个不在状态的抽象的存在。

其实，书写敦煌不用被提醒，好比一日三餐，那是生物钟点。

2004年的一个春天，我躲在敦煌七里镇一条水渠旁的阁楼里，闭严阳光和浮尘，用了二十多天书写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是写敦煌的。写完了，没有得到一个恰切的书名，一个朋友代为命名《魅惑敦煌》。小说在出版社辗转了好几个年头，最终出版，至今我都没有再细看一眼。似乎是在畏惧自己的焦躁、狂妄和年少。

现在知道，草草地结一个瓜还不如不种那株苗。

但，建荣的催促是执着的。他似乎对“经营”敦煌文化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三好学生一样的荣誉感。

三番五次，建荣发出的是来自敦煌的请柬。这是厚重的请柬。于是，书写敦煌，在2013年这个漫天芦苇飘絮的季节，萌发了。

2

在这年春天里，我接受了命题作文。

单位令我编写一部电视连续剧。义务的，没价可讨，没价可还。给写作时间似乎都是皇恩浩荡。

寻一处清静的场所。最终选定在远离敦煌六十多公里外的一个被废弃的国营农场。一套疲惫斑驳的红砖四合院。砖头的年龄比我大得多。农庄早已被解散，土地依然还在被耕种，春华，秋实。

我出发，建荣就坚决地跟定了我。他满头大汗扛来一箱汉武御白酒，还有卤牛肉、袋装零食。

他觉得他要陪伴我，应该陪伴我；还有酒。

他陪我同榻四天。白天煮面条，喝白酒，然后，他在庭院里顶着一头阳光，打开黄色的牛皮纸本子写诗，我打开电脑编故事。夜里，我听着他响亮的鼾声写作，他枕着我的键盘声入眠。

一梦醒来看我还在书写，便会心疼地说，注意身体啊。瞭窗一看，天确实亮了。

我再睡去，他便醒来。

四天后，他必须回敦煌了。单位通知他率队参加春季植树。在戈壁种树是一项庄重严肃得近乎宗教般的政治任务。于是，我就独自一人在那片不见人声只闻鸟语的农庄里，在那套疲惫斑驳的红砖四合院里，继续昼夜颠倒，恍然如梦。

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身体和思想。刀笔小吏，只求生存。

当然，在这四天里，建荣以诗歌般的语言为我描述敦煌，敦煌的历史，敦煌的艺术，敦煌的文化，以及敦煌的他们。他没有催促，只是平静地叙述。我理解他的心境，领会他的心意。送别他时，我说，我会写敦煌，你的敦煌，我的敦煌，我们的敦煌。

建荣在夕阳西下的戈壁，在那条古阳关的大道上，对我笑了，一口雪白的牙；挥挥手，转身离去，微驼的背，裹紧了尘灰。

我的鼻子一酸……

记得在那红砖的四合院里，我们围着一壶茶，漫不经心地做了如此交流：

我说——

……最后，我们都得在时间的土炕上盘坐下来。像农夫盘坐在秋天的粮垛前，扳着指头，盘点今年的收成，预谋明年的耕种。我们扑落身上的沙和尘，一时会找不到言语；我们走了很长的路，却一辈子还在这片戈壁上……

建荣说：那就写点什么吧。

我说——

写些什么呢。不要故作精巧的设计。过于精巧的东西都不好。上帝制造了我们，但他并没有给我们每个人设计命运。命运

是自己走出的路。自己的路就是自己的命。你看，那风沙，那流云，那片戈壁，那一株枯树，还有那一头黑驴，那一个人，他们的命运彼此并不关联，相互间隔着巨大的间隙，但是，他们并非毫无联系。他们最后的目标就是那一座山庄。

建荣说：对！那一座山庄，敦煌山庄。

我说——

在山庄里，人和驴都做了最后的照面。长途跋涉，磨破的鞋子遗留在戈壁，汗水和眼泪垂挂在枯死的胡杨树上，因此，戈壁存照，胡杨垂泪。也就是说，人的命运跟那头驴子的命运是等价的，生命旅程的归宿也是一样的。

建荣说：一座山庄，裹紧了敦煌……

3

夏天。生了一场大病。

欲罢不能的病变。人消瘦，甚至枯黄，像秋天原野里被收割过后的玉米秆。我知道我病了，所有指标都是混乱的，电脑检测的数据，箭头疾上疾下。

整整两个月，我一气呵成，耗尽了精血，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剧本。我的精血都转换成了一个冷峻无声的仿宋字体，存储在一枚指头大小的U盘里。我想，我把我的半条命都存储在里边了。

刻不容缓，我转身回到了两千公里外的南方老家。

老家有头发花白的父母。他们可以为我疗伤。年龄再长，哪怕自己已经做了别人的父亲，还是多么希望得到父母的抚慰和轻声的怒责啊。我孩子一般软卧在父母的臂弯里，吃着一锅又一锅

黑乎乎的中药。在百草的根茎和花朵果实的调剂下，身心枯焦的芽瓣渐渐舒张开来，慢慢苏醒过来。

时值九月。我回到这片戈壁。这是我的家，不能不回。

建荣每每在深夜里邀请我，去敦煌月影广场的一片老柳树下喝茶。老柳树很老，但绿色如绸。我居住在七里镇，距离他有七公里。我驱车直入，车灯在戈壁的夜空里格外清醒明亮。

广场里满是夜不归宿的人们，吃着烧烤，喝着啤酒，流传着人间的是是非非，享受着北方戈壁夜空里的清静和清凉。

硕大的玻璃杯子里，开水顶着绿色茶叶、深红的大枣和鲜红的枸杞。建荣非常固执地要上一条烤鱼和几瓶酸奶。我们就往胃里塞下人间食物，再漫不经心地吐出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，有牢骚，有赞美，也有被伤痛的情感和对未来无知的恐惧。

我们都很安静。安静得在凡尘里似乎都多余。

我说：我马上开始书写敦煌了。

建荣点点头，说：好啊，还需要采访吗？

我说：需要。虽然我的书写不纪实，也不是关于敦煌的史记，只是一些大色块的印象，但还是需要一些人物事件做引子。

建荣说：好。需要我做向导的话，你叫我。

我说：在敦煌，你一直是我的向导。

4

敦煌的九月，秋意明显。

天空终于澄净。烦躁的夏天说走就走了，像一台热闹的舞剧落幕，只剩下空旷的剧场。澄净的天空宛如秋季的河流。

车门“嘭”的一声山响，建荣磕上车门。我们甩开繁杂喧嚣的市区，向二十多公里开外的莫高窟驶去。

车窗外绿树成带。那些被修剪过的整齐划一的绿树，托举着这个季节最后的浓酽的绿。一条直线的路灯，是飞天女神婀娜的造型，总担心那些妩媚的腰，是否将在一场沙尘暴后被摧折。路灯在白天是风景，只有在夜晚才会释放光亮。很环保，太阳做能源。

头顶上一排威严的摄像头，鬼魅般盯着你，不寒而栗。

出了收费站，向右拐，是通向莫高窟的专道。这是一条没有监控探头的道路。朝圣敦煌的大道，不需要谁来监控。千年以来的朝圣者们，都是沿着这条大道，走向莫高窟，走向伟大的敦煌艺术。千年之后的我们，也不例外，惟此有道，别无他径。

在九层楼对面的沙山坡上，我和建荣顶着正午直杠杠的烈日，穿行在几座形状不一的“舍利塔”间。这是莫高窟圆寂高僧的灵塔，且因年代不一而造型有别，有的像塔，有的则像四方的房舍。里面居住的都是守护莫高窟的灵魂，不管他们是道的传人还是佛的弟子，在这里躺下，他们都是莫高窟的主人。

一座黑色大理石的坟冢在赤白的阳光下和黄色的沙漠里格外显眼。坟冢隔着干涸的宕泉河，面对着九层楼。九层楼也望着它。对望之间，时光飞逝，天长日久。

九层楼里，是那个三十多米高的坐佛。一坐，成佛。

九层楼的对面，是一山坡坟茔。向死，近佛。

我说：那是常书鸿吗？

建荣说：就是。常先生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，死了，依然守望着他心中的圣地。

我说：哦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书写。常书鸿似乎就是莫高窟的代名词。

建荣说：绘制莫高窟里壁画的画师们，或者画匠们，一千多年，成百上千，成千上万，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。他们只是画匠，为了两斗米而穷其一生，但他们留下的艺术财富，则可敌国。

我说：在今天看来，他们都是艺术大师，响当当的大师，就连今天的大画家都还在学习他们的造型、线条和色彩，并希望从那些造型、线条和色彩里，探究艺术的真谛或秘笈。

建荣眺着远方，若有所思。

他以故乡赤子的形态，打量着他的家园。只是敦煌的名气太大，成了世界的和人类的敦煌，所以谁说敦煌是自己的家园得要三思，不然，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身份的盗取者或贩卖者。但我想，建荣是称职的，他配得上拥有这个家园。

建荣也是幸福的，内心和灵魂都呈现出富足的状态。

我为他富足的状态而心满意足。

5

我突然想起三毛。

三毛在敦煌书写的文章《夜半逾城》，带有暗示。

“夜半逾城”是敦煌莫高窟第375窟里的壁画故事。

画说：印度悉达多太子十九岁时，有感人世生老病死各种痛苦，为了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，决定舍弃王族生活，于一日夜间乘马逾越毗罗卫城到深山修道。悉达多骑于马上，舆车者持扇随行马后。天人托着马足飞奔，腾空而去。空中飞天一面迎面散花，一面追逐前进。

三毛在这故事的隐喻里心动了，并下定决心，别却红尘。

文章里满是忧伤的信息。那是生命里最后的忧伤，也是另一种生命即将开始的忧伤。之后，三毛就忧伤地离别滚滚红尘。

按三毛文章里的交代，她要将骨灰埋在这片沙坡。她对一个叫伟文的莫高窟人说：

要是有那么一天，我活着不能回来，灰也是要回来的。伟文，记住了，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，到时候你得帮帮忙。

三毛记述的山坡，就在我的脚下。

脚下满是黄沙，静默的绵绵黄沙。

三毛为什么将自己的身后托付给敦煌呢。很简单，她在敦煌这片沙漠里找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感觉，还有她恋人荷西的气味。毕竟，她把自己整个魂魄都遗留在了撒哈拉。敦煌的漫漫黄沙，成了她的情感移植和灵魂皈依。

建荣说：怕三毛被打扰，最后，她的骨灰没有回来，只有一个衣冠冢。不过谁也不知道衣冠冢在哪里。埋藏秘密的人固守了秘密。

我说：那样很好，不要去打扰一个忧伤的灵魂。

我的脚步凝重起来。

我知道在1990年那个寒冷的春天，莫高窟高大的白杨树还枯瘦着冬天的模样，宕泉河还凝着浅浅的薄冰，寒风阵阵，挟裹着粗糙的砂砾扑面而来。三毛正在这里凝望，凝望她生命最后的倒影。

三毛遗书如此：

小熊，我走了，这一回是真的。在敦煌飞天的时候，潞平，我要想你。这次我带了白色的那只小熊去，

为了亲它，我已经许久不肯擦上一点点口红，可是它还是被我亲得有点灰扑扑的。如果我不回来了，要记住，小熊，我曾经巴不得，巴不得，你不要松掉我的衣袖，在一个夜雨敲窗的晚上。好，同志，我要走。

三毛在此，决意别红尘。她是否在敦煌受到了佛的指引呢。我想，是的。是敦煌的佛，安抚并超度了她那疲乏的魂灵。

滚滚的红尘，依然缠绕在我的脚下，红尘滚滚。

建荣说：要写敦煌，就从莫高窟开始吧。

我满是忧伤地说：当然。

6

在敦煌，第一抵达就是，艺术。

在敦煌不说艺术，就是浮光掠影，就没有抵达敦煌的本质和核心。

敦煌的核心就是艺术。像谈起古希腊、法国、意大利，首先就会联想到绘画、雕塑和城堡；谈起维也纳，耳朵里就会回旋起音乐。

在敦煌，核心是艺术，本质也是艺术。

那么，敦煌艺术显象的符号是什么呢。

肯定不是莫高窟 96 窟即九层楼里正襟危坐的大佛。大佛有很多，而且它还不是最高的。从公众都能接受的角度讲，佛像又过于庄重肃穆，且宗教意味深厚。

那就是“飞天”了么？

对，惟有“飞天”，还有何物。